

湘綺樓尺牘

新式
標點
湘綺樓書牘

與張世兄

前聞將至鄂中，故未奉問。昨見省鈔，乃儼然逐隊李石之門，豈有說邪？東野世丈亦入都，長涂川資何出？闔運鄉居，衣食足供十口，手寫九經，已得四矣。春花滿庭，閒復弦酒，蕭然自喜，不知前之爲夢也。桂陽州將修志，猥以闔運充之，當於四月攜家一游，兩三月便還廬所。浮家泛宅，何必江湖？此實至樂，在不知明日事耳。仁兄意致高穆，可以相聞。

不奉款曲，又已兩稔，屢得永州書，詢音問通否，慚無以答也。仁兄坐卡如官，（何子貞丈咏城陵委員詩云：見人倨傲無規矩，坐卡如斯况做官）遂無冷銅之分，取得家屬相攜，琴書不廢，亦足以浮沈送老矣。州縣况味，前已略嘗，益民者少，損己者多，幸有文史自娛，可終身不署補也。閩運滯於衡城，商訂圖志，所獲無幾，曠日已深。去歲家叔父病亡，三涉省會，藉見諸友，獨少良規，頗懷感念之意。因奉寄訊，聊代萱蘇。君山新茶，真者可爲致一二兩，假者亦致一二斤，以慰渴思，專問同福不具。

前書薦孫世兄竟未奉報，蓋舖遞浮沈，三居深遠，相思之意，寄於想望而已。聞雅政無儔，百廢具舉，留賢自助，遂聘二龍都梁之芳，與塗歌共遠，何意山城得此佳會，甚羨且妒也。閩運於十月至應陽故城，主於席氏，料檢圖志，并已畢功。東安武岡境間，有奇石，謂之蕭巖，相傳爲歷湖南一山，自宋時知武岡軍周裕游焉，磨崖題名，歷五六百年，人罕遊。探今冬月晴煖，又值吾輩咸會近地，已函告東丈，尅日同遊。吾兄按圖行鄉，正茲巖主人，宜定良辰，招二鄧南迎永州之騎，西會故人之約，留飲三日，刻名賦詩，爲一時勝事。專書奉約，卽候復章。

得書知欲坐而致人，惜蕭巖之無緣也。從東安蘆洪至貴州，與橋越嶺，有三日程，天殊未能晴，又已入人地，行止

遂不自制，還必歲除矣。閻運作思歸引時，更有詩云：「湘綺樓中他夜雪，好將鴛瓦當油衣。」自此誓不雪中孤行。若迫以時日，必逢雨雪，俗所云犯祝神者，甚可畏也。明春當偕妻女同來，以此間尚有小小筆札事，圖志已畢矣。專此奉復，順頌夫人同福，兩郎並佳邪。

中秋日得手書，及張生膏火銀十六元，敬悉政成年豐，兼訪遺文，得篋中藏稿，將付手民備考覽，甚善甚善。從衡陽來者，說尹不去口，足徵此邦醇樸，過於武岡，抑亦仁兄學術日進月異，而歲不同也。閻運塵中碌碌，思前遊已復邈然，若得遂補臨承，仍當攜家南上，山川有緣，必果斯願矣。軍志甫成十篇，尚有短篇七首未就，思於九月畢工。沂湘一別，爲出山入川之計，刻下正冗迫也。八月廿日，大兒幸得一子，請報嫂夫人，謝照轎之光，湯餅俟補設耳。

昨夜偶思秦人歸成風，櫟欲見秦與魯莊親密，繼及其妾，交情至深，即所以起築臺於秦之爲秦國也。桓元年見越，十二年見鄭，越鄭二國皆於昭公見，世乃見之。僖廿年見隨，直至哀元年乃再見，知春秋前後相通，國名邑名，不可同也。因改箋說，別紙呈政，皆出老兄之啟誘，以後務乞隨時見誨爲幸。

去臘得賜書，以亡室告終，承憐薄弱，撰文垂遠，將託哀華，拜頌崩摧，感何如矣。望溪不輕下筆，簡文乃肯誅劉語，不虛增光昭泉下，謹刊入家譜，用志鴻施。賢嫂夫人當已卜宅，志銘無愧，述德爲難，籌度經年，懼辱來命。昨積雨經月，夜出沂湘，獨坐舟中，忽有所感，還家援筆頃刻而成，雖體格不高，風骨頗振，掃除門面，直書情性，有悼詩所未及者，生平合作也。淑儷固宜美銘，亦亡室靈魂，不忘閨友，若或啓之，不然，無此韻也。老兄好行善事，食報亦好，但久獨神傷，恐非逝者之願。若閻運之頑質，計一死足報賢與不肖，當思俯企東洲，拘窘藉息，奔馳兩兒，將有浙行，諸女並從衡寓，因呈拙稿，不遑贅言。

前得還書，情文並斐，新秋感念，遙想淒清。垂老安居，自然離索，人之分也。深思佚我自娛而已。施惠鄉里，亦消遣之一端，而動或乖時，不如其己。唯勤教誨來者，與之庶乎无咎耳。閻運老心猶童，不忘遊樂，苦無負託，坐爲五女所

累。乃知古人貴男，正自有道，待幼者嫁畢，已七十矣。此女新許，偶丞爲兒婦，偶已七十，又癡於我也。亡妻墓銘篆蓋未錫，先寄一分呈覽。今年遂無所作，唯公羊疑義初通二條，容俟年終，將應改者編鈔寄上，以補刻本之漏。酷熱猶未減，久疏筆研，流矣髦哉！起居如何？暇仍答示。

比年時聞起居，未通書，亦實無可言也。昨知攜孫出遊，欣承健喜。既至上海，咫尺漢湘，秋末潮平，洞庭風利，不十日程耳。何不重遊湘東，下榻東州，作數夕快談？弟十年來，頗有長進，亦驗兄閒居所得，非僅誇杖履優遊也。暮年類唐者多，少壯朋友，不復相思，存者晨星，乃如參商。如吾兩人，蓋不可得，亦未知弟之薄於故舊耶？抑諸公道不同也？相見時，當快吐此鬱鬱耳。專書奉迎，不復多及。

文心世仁兄先生道席，前月得復書，適以春遊訪李若農於袁州，往還二旬，未及作報。比歸，復得手教，及寄到鶴茗清隱心目，喜慰無量。承示刪改莊敘，謹卽如所箴，涂易之。閻運平昔不攻宋學，以不相爲謀之道，懲辨生末學之言，凡所著述，未涉唐後。緣論禪悟，順筆及之，遂荷指正，焉有不懌者乎？穀梁申義於前年鈔呈，由郭筠仙轉達，奈何中沒？今並補上。彼係手書，此則傳寫耳。比年作書箋廿九篇已成，近又作詩補箋及禮記箋，初命生徒泐稿，多發古義，有可觀覽。惟獨學無友，鮮啓憤排，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廖學使頗懇懇於學政，昨以搶替致烏合市人，連折民屋，以此知處事之難，非倭學可辦。仁兄殷殷於近思，無亦致精於聖道，蓋儒聖之分門久矣。所索碑揚，俟考後寄呈。經策本無藍本，策間有孫芝房芻論一冊，可賅大政，至經史疑義，多是陳言，以敷衍了之，無異條對也。近日經學將興，貞郎尙宜留意。閻運兩兒材志駑劣，一無可言，乘郵奉問起居，不具。

自強不息，老而幼學，每得來書，輒自皇悚。滄海橫流之時，乃有此山澤耆儒，歷覽古今，如出一轍。老兄當知消息，可搜集一傳，弟爲叙之，勝於表章遺逸，足以警惕凶庸也。但區區老翁，不踰繩尺，求志達道，孔所未見。弟躑躅其間，不願同遊，他日儻亦附名，則冤屈耳。承別示養心方，頗有老態，弟尙不須遵此，人生適意，安能自養以求生乎？今夏

早熱，氣爲所奪，及涼冷遂懈怠矣。頗欲東遊以振之，好自珍頤，預備暢談。

致龍高平

希蟠仁兄先生道席：正月至宅中，聞已治辦，刻期出作選人，心頗不以爲然。然成事不說，遂不諫也。今已半年，尙未成行，殆有所裴回而待朋友之決定邪？闔運不言計，無有不面諛而後言者，請試論之。夫官者無止境，而遭者有幸否，以令長爲致身之貴，則已末矣。以弦歌爲三徑之貴，則未可料矣。今居省城，視昔居省城時，何如何愛其不足乎？爲貧而仕，非兄志也。直以才智聰發，久聞不試，思欲一顯其神明之譽，特不知出遇僻地，逢惡長官，將一無所施，或補大缺，遷高官，將欲能不能。五十之年，僕僕形役，此有官癖者爲宜，而以老兄之初志，又未屑與悠悠者浮沈矣。吾輩才德有限，必無富貴令名，並集一身之事。以近事論之，咏滌季霞皆艱苦成名，筠仙最逸，猶臥矛桿，眉生棄家，乃得徐海，杏農高名，困於張李，庸齋上德，被謗廣東，彌之九傷，辛眉坐囑，申夫再劾，闔運長歌，出處之分，校然如此。將欲與官瑞爲列，而先冒良吏之名，或欲與陸（隴其）陳（鵬年）並驅，而今有理問之第，語曰「知止不殆」，兄其止乎？斷事最難，幸無謂進退綽綽也。夏寒沈陰，起居珍重。

致唐郎中

前聞太夫人壽辰，適已過期，闕於遣祝。又聞慈躬微恙，旋已有痊，幸甚幸甚。昨得程春翁書，並寄到惠函，及潤筆三百元，具徵孝思無窮，損己揚親之美，欽喜惟倍。但碑銘例有入人事，行狀不以利終，先公於闔運忘年雅契，同事廿齡，大德遺聞，素所仰悉，故稍加詮次，卽已斐然，若因而受謝，弗彰公道。既使闔運有傷廉之譏，又傷先公知人之雅，抑令人疑賢兄弟私願榮于親，喜聞譽，故不敢承領，非自外也。狀版早交春翁宅中，李次公碑文尙未寄到，尙須諸

兄函索之。茲附呈奏稿六本，並所寄三百元，統希察入。聞運以丁公保前歲久要於十月內軍志告成，即行買舟入蜀，遊期久暫未定。嬌口尙寄城中。明年秋試，鐫兄當送考來省否？酌兄何日之官樊口，事以平淡了之。鄂中今無事也。

致敖郎中

去秋復上一函，計達清鑒。仲冬泝峽西上，除夕前日，屈於成都，比見丁公，果如所論，謬以講席相處。初以三年宿諾，意其求友之喬聲，不圖十里尋師，乃作擔簦之來教。逡巡三讓，固執一辭，便欲告歸，實爲駭聽。今年二月移入館中，以佔畢之荒儒，對卿雲之後輩，其爲不稱亮荷深知。唯孝達剏立不易，未經整飭，以聞運經經之性，蒙諸生抑抑之謙，將廢者於是更興，未備者俄而悉補。甫及一月，已有可觀。用報鄉先生，使知蜀材之盛也。珂里人來具言老伯大人高年矍鑠，令弟秀發恂恂，聞之欣頌。仁兄秋官久次，美譽益章，著述當增，暇幸錄示。聞運去年撰成湘軍志十七篇，於長沙開彫，今尙未得清本。及至貴省，工課頗繁，當俟夏間方能理業。嬌屬仍居鄉里，恐江湖之險，又作客不宜，有所顧牽。錦里之留，因茲難久，意欲得三數高足，分習三科，然後改院長爲學長，不借材於異地，乃爲佳耳。聞孝達有次子出後，其兄者年近舞勺，饒有父風。聞運有第四女，生於戊辰，性稍聰敏，授以經義，粗能理會。伏冀仁兄近加訪察，爲我相攸。若許相當，便煩掌牌復書來日，再可問名。緣此未通函，孝達希留意，幸甚幸甚。春寒來久，伏惟萬福。

致楊總督

自送行旌，旋登平乘，卿雲屯於隴阪，客思託於沱潛。雖雍梁同方，而行程俱驚。入蜀以後，官訟紛紜，親觀風波，難

安旅夢。又初開講席，日有課程，所鼓宵鐙，靡遺他矣。側聞籌策兼總，留臺翊贊之勤，勞於昔歲，以至重大之事，曾無合力之人。文卿又復翩然，季丈真成騎虎，非樸忠妙略，難爲一日謀也。每一思之，頭須爲白，况躬綜其成者乎？稱帥之蒞華陽，原可安於厝火，乃思危遠慮，遂爲淺識所驚。已既徒勞，人亦受咎，兩星爲之退舍，百姓頗亦騷然。今方欲善其謀，亦有才難之歎耳。閻運謬居祭酒，職佐儒官，諸生業勤，差以道責。家從弟少而失教，壯不自安，求託旌轅，冀加鈐約，得其長安來信，深感推愛之恩。昨奉惠書，始驚天逝，本無裏革之志，乃承掩骼之仁，兼賜遠詢，許謀歸葬，閻運竊以爲延陵贏博，蒙叟烏鳶處處可埋，達人有例，但此弟曾無妻子，其弟妹爲之主持，若不迎喪，恐於禮未盡，未敢專決，仍還書舍間謀之。惟示以附使致柩，則萬不敢當，俟定議後，當由其胞妹婿陳同知嘉續就近照護耳。存衣便可施作佛事，以免交代之煩。陳令從張朗帥在阿克蘇，先亦在大營，文案可代閻運辦此也。先此奉復，順頌道安，不勝悲仰之意。

石泉先生尙書節下：正月奉賜復，時以寵卑益隆，投艱不易，未敢依世俗稱賀，而相距遼闊，又無以助贊海嶽，故稽通候，欽企彌增。西極盛秋，德威丕著，甚頌甚幸。湘陰學行，宜爲第一名相，乃政府目以外行，利方爲圓，良不易易。蔭公亦稱病欲退，沉帥似不西來，偉人穹官，猶之不遇如閻運等，反爲達人矣。蜀遊因循三年，冬初決去，近撰公羊春秋已成，寫定後再寄呈正。舍親趙秀才一函，乞留意要交，敬頌鈞祺，不具。

致劉總督

前歲奉別，遂闕通牋，側聞滇黔人士，傳道威德，不動聲色，安於泰山，凡在知交，孰不稱頌。比者連章示意，頗念明農，朝廷注意西陲，竟不得謝，竊以爲大臣任事，高下在心，但益國家，豈知俗例，縣針雖利，未若龍淵，如以寮屬而遽歸，何異假梯階而自進？總督而不得行意，今古所無，公自道多而術少耳。閻運於去歲撰次軍志已畢，遂爲西遊初

擬由蜀秦關，隔遠循黑水而南，以圖良覲。及至華陽，柳公留主講席，諸生已集，勢不可辭，好爲人師，古賢所患。但上下牽綴，去留不得自如，以負嘉招，慚於通訊。今因驛使，輒報行蹤，梁益同州，承風在近，儻有所見，尙當續啓。先此奉達，敬敬道安，惟察鑒不具。

致張參贊

正月寄上一牋，言蜀中金鹽煤火之利，思效鹿茸之義，方以無報爲怪。昨得家書，乃知有竊鑿石故智者，竟致浮沈。然比時風波駭人，恐賢者亦隨俗裹足。今者霜臺隼射，復攬威神，部議重申，兩星退舍，所有餘意，願再明之。蓋聞才智之士，患不遇時，家有龍淵，乃議割割。仁兄思精才敏，非僅以文德營務爲富貴之極階，而小試輒能，但能卷退良以張劉力弱，沈李交疏，不階尺水，終於螻屈。筠公泥佛，不保自身，三數東行，無成而返，而又諱其逐鹿，高語臥龍，以圖運之深交，尙未傾其情懷。此在高才坐廢，懷寶迷邦，無與他人，不宜勸進。然圖運終不能已者，誠以近今能者無多，惜其冉冉也。蜀通三藏，地界英俄，他日蔡州，當今鞏洛，富強之計，久闕未舒，督府宏謨，鄙人奇計，小用小効，大叩大鳴，思慕恢廓之風，願商兵食之略。幸承閒退，可作峽遊，秋水向平，無辭一訪。縱令無補，聊作看山，若可經營，何難展布。昔陶朱無心將相，而必致千金，諸葛但食一升，而樂窺火井。人生要在發舒其意，豈以言利爲諱，求官爲卑乎？湘人得志東南，入蜀者率皆驚下，由顓霞凡近，不足提倡故也。君家松公不迎玄德，則與五斗妖人同於草木，何必狃於熟路，唯識淮綱，仰望幼丹，交通崇字，以爲百步王乎？閩運既託業談經，更無進取之理。若夫瞻言百里，遠慮十年，子牟魏闕之思，仲連圍城之志，非智者不可與道也。今且先謀興利，以裕國本，奏調擢用，自在他時，亦非僅區區海關酬參贊之勞耳。書至且宜深思，以副所期，有可與談者，亦可示之。蜀中夏濕，院內多忙，然燭作書，敬頌雙福。

致徐通贊

伯澄先生侍郎閣下：興平快聚，幾欲忘歸。江湖之人，復知闕下之樂，以主持風雅，如東海之納川也。漕渠秋清，游人欣慨，南衡北斗，俱在天涯。獨寐獨興，勞於轉轂，非有翰墨，豈代護蘇？但浮雲西驅，龍門難望，勝游招致，亦憶歸人。今寄上近作詩一篇，并補注書大傳叙一首，聊當面謁。見寂寥之遠致，期奇賞之獎成，驛便將書，以榮空谷，短牋奉謝，敬頌安和不宣。

在里中竟未相見上牋，亦未得復，旋聞詣闕，企仰何極？春明榜放，正鴻臚奏第之時，桃李公門，比四裁爲勝也。聞運今歲以湘中將撰軍志，攜妾入城，寓居鳳凰臺，饒秀野之趣。惟此書端緒頗亂，傳述異同，私論官書，均當兼采。聞髮捻方略八百卷，已用洋人活版印行，未知曾刷幾部，可購致否？或須求借方得，頃書詢叔鴻弟，乞其代辦。儻須大力者，方可問津，則求我公爲覓全部，以資考證。若必須借鈔，曠日殫功，以求簿錄，即亦不必勞費，以官書本不盡精詳，且此志又不資公家言也。如有買，則不妨多價以辦，是未宜惜錢，此一莊生所謂兩行者耳。前款已交芸伯轉呈太先生，遲滯爲罪，春深惟起居自珍，不宣。

受衛先生台席在龍宅，復牋未審，遂將京票出京，行五十里，乃悟之。益信辭受久暫，俱有前定，大惠不虛頒也。五日別故李將軍，七日見今李將軍，送往迎來，歡情不沫，談新話舊，老境漸臻，細詢與居，同深慨慕。九日遂同舟東汎，仍以月半爲歸期。春分後，可看家園海棠，但不能游五頂耳。此間果有攀留之說，而情意殷拳，反怨我不早出，士各有志，固不爲留，然又擡高帽一頂矣。與我好者爲好人，其學識實亦大進，廿八年不見，彼此俱上天也。富貴長進極難，誠爲偉器，知公愛奇，故悉以聞。近見豹岑否，亦求致意，謝未相待，至湘復當有書奉聞。

北行展會，泥更瞻雲，南城寄居，春能煖雪，五旬之聚，千載所難。寒食還家，征衣未敝，祇以買山未得，近市仍喧，心緒靡寧，手書久曠。想韓榴照眼，杜葛承恩，既肅臺綱，即司堂印，雍容華貴，延望欽渥。閩運糧聚無多，轍環將老，既過假年之望，聊尋大易之門，但爰象繼頤，文言簡奧，勢窮鑽仰，時復行游。近欲營碧浪湖亭，以爲野懋，即題檀施，用志

姚授。俟夏水平隄。勘工定議。再當寄呈圖說。求紀端由。至於會館之鴻規。募金之鳩集。除雪公千五而外。多露臺百十之家。不識諸藩作何登答。儻有見委。請俟來年。若肯視小成。似宜拙速。蓋拓大爲易。淹久恐難也。首夏已煊。日長增思。輒憑驛使。頌敬台安。雲薛露恩來時。續當奉報。唯昭察不宣。

致章徐京

去歲爲勸剛作牋。懇一事。誤由票號遞呈。經時未得復示。知未達耳。十試已畢。利鈍如何。吾弟留京積歲。今秋必宜邁返。京官能銷磨心志。在都者懶於他事。不知行樂受苦。立德建功。外間別有天地。久而悔之。兩無及矣。閩運去年復有會試之意。行至長沙。爲省人所留。今攜妾暫居龍泉精舍。方議排比。歷年軍事。以述實迹。其中最難考者。各小營起撤日月。如募勇五百或三百。卽有營官。有餉項。隨生隨滅。人視之無關輕重。而當時具有經畫。最足以考證節鎮之材否。而三江兩湖。閩浙齊豫川廣雲貴山西直隸。俱有湘人爲將者。或他人爲將。而湘人爲勇。此十六省案卷。豈能徧查。惟報銷清冊。易於稽覈。同治三年。雖奉旨免報。其細冊仍送貴部備查。鏡初言軍機處方略館能手二人。均與吾弟相知好。故去冬諄託。並望回示。以便寄上使費及筆札之資。恐須吾弟面託前途。但鈔湘營開立及遣散日月。人數將弁籍貫。餘皆不用。若冊內並無兵勇籍貫。及兵勇細數。則並不用欽彼虛假帳目。以省勞神。此閩運等再四籌度。選賢而公舉吾弟之意。亦非以京官清苦。爲此調劑之法也。又平定髮捻方略若干卷。已用洋字印行。廠店必有可購。並聞方略館有人常與過從。其書既已印行。必非祕書。何處有買有借有討。務求賜一實音。以憑設法。近有人云。一須全鈔者。則費力曠時。以求此無著之語。卽可不要矣。且方略頒行。而曰無處可覓。豈人情哉。凡事非內行。則處處荆棘。一遇能者。咄嗟立辦。已函求大先生爲吾弟之助。摺弁還日。迅賜確信。

與于兵部

臨行遠送，周至款深，承寵非常，惟有悲仰。次日明發，勃海波平，三日無風，遂入江口，小有洶蕩，不廢安眠。見贈三器，有備無患，皆蒙愛覆，以至平安，行裝瑣細，一無所失。在上海逢劉伯固，得一鄉丁護行，自此翩然無煩遠塵矣。停逆旅時，遂大風雨，春寒曉坐，得小詩四韻，錄呈吟賞，貴欲知我者，喜聞閒適也。上陵美美，春樹當羹，萬里相思，與雲俱遠，有朋相問，求致拳拳，敬頌扃安。紙糊未解，僭紅爲罪，羊涇逆旅上。

致連散秩

希白仁弟：殿帥傳前，奉送行旌，倏已逾夏，福門嘉禮，未及申賀。旋聞田君言，已駐萬縣，同舟東汎，錦帆安穩，壁海順流，垂佩君門，定逢新寵，甚幸甚。頌令兄已至駐所，僭從平安，成都近無譌言，但惜黎公之去耳。實心任事者，不可多得，蜀中積弊又深，游崧之徒，奉行良吏，未足挽頹波也。俄事必無他慮，而廷議爲正論所切，致謀邊防，思之嘆恨，亦未知兩宮眞憂勞求賢而不可得耶？或以今所用爲賢，而姑徇輿誦耶？故雖有所懷，不敢自獻。昔荆玉三別，莊鶯一嚇，九重萬里，忠憤徒深，每遇北風，何能不嘆。閩運濫居祭酒，忽已二年，山中信來，促望還棹，以去臘方歸，今冬當留渡歲。明年秋汎，定戒扁舟爲日尙遲，可隨時通候也。專此手復，敬頌台安，惟荃察不具。

致朱典史

香蓀仁兄：先生道席長沙快聚，歸夢猶歡，秋風復涼，佳期末踐。桂香招隱，霞露遺賢，當乎此時，無任吟想。邇來集會，論何文政？廷璋一案，致勞神蛇金剛之倫，左祖右祖，吾等局外，不遑私議，試以尊意報我，無若鄭尙書屈殺張文祥也。衡陽圖志寂寥無甚可觀，須十一月乃得刊竟。近撰周易尙書并成，尙書實古今之名作，尙有未通者，須良友講論，俟之來年耳。人便奉牋，祇頌多福。

致董兵備

研樵仁兄年先生節下：前歲道中奉寄二函，已入鑒否？復聞分守鞏秦，不得近聚。又彼中荒冷，當此時艱，雖撫馭勤勞，未展曠足。京都敲韻雅會難追，唯勉勳名以樹邊略，亦足壯詩情也。閩運還山，苦爲州縣圖志所累，筆墨塵冗，無異簿書，久欲奉牋因忙遂輟。新年湘上舟中，偶得小詩奉懷，附錄呈覽，如有佳問，由文卿兄可達。

自疏嘉問，靡日不懷。昨得寄書，知閩運去春一牋，經秋始達。天水復札八月乃來，情思常新，日月逾邁，念此何堪別也？節下巡備列城，同人有躋官瘠土之歎，及觀所示方將移風易俗，講德興賢，無快望於台司，有設施於荒徼，高致遠度，於此不凡。乃覺六朝文人所懷浮淺，唐宋學者唯卹己私，進德宏謨，敢不敬賀。閩運隴蜀之望，在覽光儀，人事牽纏，迄未命駕。東安圖志已畢，尙未刊青，寄土衡陽縣書，聊供瀏鑒。新詩一首，藉達相思。張子衡志圖閩臬何心吟詠得君一貶，已爲褒矣。文卿開府，因仕致貧，貧也非病，未可退也。有狂友李兩蒼手書諄諄約閩運游河北，妾年三十，無可戀留，亦以舊交晨星，新知不續，便恐獨立天壤，無與爲言，終當一出，馳驅萬里，但進仕之意，絕於乙亥矣。節鎮紛移，獨不能逢君於近地，殷勤跋涉，自覺偏勞，儻月內布按楚越，則所禱祀者耳。杜祠記俟思之，未可率爾來示，不及家事，姪屬已至秦否？入秋向寒，惟珍衛崇愛爲頌。

致譚總督

文卿先生尙書仁兄節下：今春在京師，逢驛還西，即欲附箋同安，適將南旋，總總未暇，請疾愈堅，皇界益隆。俄夷新有違言，旌節必無移理，悵望隴阪，我思如何？伊犁設守，本左丈謬計遣此艱大，以勞鴻畫，然不過口舌焦勤耳。屯兵待餉，則切近之憂，方今除借帳，遂無籌餉之法，此則當軸之過，疆臣不能代籌，大賢決去，似可微發其端，願朝廷

無務虛名而受實敵。凡邊防皆無益而有害，自古無知之者，由不通經術耳。兵不戢必自焚，此理粗淺，亦無人肯玩味。漢唐強而宋明弱，我朝兼之。至今日情見效觀，而猶用李張一和一戰，以自勞敝，肉食者真不可謀耶？丁文誠頗有獨見，曾草密疏請罷海防，闔運以其除人得罪，勸其請對面陳，故不果上。由今思之，亦一恨也。若節下之地位，恐亦不可言，此能引退則可言矣。遠道區區，聊備采擇。闔運自蜀還，負累三竿，方謀洋財而敝縣志書久稽汗青，又當留辦，亦賠錢嘔氣之舉。羊質虎皮，勢不得辭。詩能窮人，文能貧人，故曰多文以爲富，言文外無所有也。然此不足慮，不文則富矣。時局如此，窮將及我，則可憂也。久闕通候，因匡君還奉問起居，伏唯寬心自頤，爲國解憂，不任企禱。

致李制臺

小泉先生尙書大公祖節下：九月廿一日，得賜書，及寄惠官刻書三部。循覽來教，文美誼高，以宏獎之心，寓樂儀之訓，雖薄植謏聞，未足承荷，然九九之見，一一之吹，因事量材，通於爲政，以茲宣德，敢不拜嘉。開登雁峰，延望江漢，秋清鏡吹，霜肅戟門，載路依仁，還轅保福，幸甚幸甚。闔運八年閉戶，一出求書，經史研尋，斐然有述，比已寫定，易書牋說，方蒐治公羊春秋，他日謹當繕本呈鑒，或資過庭之訓。昨檢所寄文選，重出一函，想侍史偶差，致以二部爲一，此多上冊，則彼少下函，儻係架藏，無難更換。今謹奉上，希飭查明，將下函補發，以成全璧。如無從考索，卽希別賜一部，重爲瑣瀆，無任悚惶，復謝嘉儀，恭叩侍福。

致陳鄞縣

去歲從賢從處，聞太姻伯母之喪，今年元旦，在石門山中，得力臣郵至赴函，彼時皆以爲靈輿當還，伺日會葬，無庸寄唁。今夏文臺旋，乃聞已厝浙江，則怠慢後期之愆，專在闔運，死暈死暈，伏惟客居涼獨，練時增感，奈何奈何。闔

運久愧索居，幸多暇日。今秋以大兒當議昏，攜孀居省城百日，雖知交寥落，而俗冗仍煩，北風戒霜，仍還所住。謹因郭意兄舟便，附呈萬錢，聊助孝齋，冀思親自寬臨，啓忭馳。

致左中堂

季高十三丈中堂：去歲由里第附上一函，計達鈞察。西征籌筆，明習敵情，昨讀大疏，不減充國。黃升劉退，見用人之至公，知公晚年殊進也。腹裏事益形沬沬，閫運惟有閉戶讀書，以永朝夕。族子樹枏前從成道臺差，委有年，人頗勤慎。今以卑官託於宏幃，微賤不能自達，用介一言，俾謁庭下。伏惟兼納並采，門無棄材，或留供驅策，或試以州縣，必能恪恭所職，兢業自勉。否則與以一札，使隨肅帥，窺關塞之情，亦器使之雅意也。湘中人材，日復寥寥，峴時兩公進退維谷，大東方整官綱，以臨民士，視嘉道公卿，有其隔膜，無其雅望，思之令人不怡。想公方勞心於西略，顧不料善地不如惡地耳。本欲相訪，道遠憚行，輒先以書達。

季高十三丈節下：自乙丑從保定上書論吳生必敗公事，未得復書。其後閩運以三月歸家，七月入山，至今四年，絕不與世事相聞。友朋來問，或及時事，大抵皆數月以前陳言，鄉中人以爲新聞耳。故以節下之馳驅勤勞，擘畫貞樸，皆無得而稱焉。筠兄書譜告封事，乃知吾丈蓋真欲謀國，而非以官爵徇人者。又屢聞雨蒼保之孟星言，公每與人言，輒慮賢才不登，而自歎衰老孤立，何大臣深思之賢乎。閩運行天下，見王公大人衆矣，皆無能求賢者。滌丈收人材，不求人材，節下用人材，不求人材，其餘皆不足論此。以胡文忠之明果向道，尙不足知人材，何從而收之用之。故今世真能求賢者，閩運是也。而又在下賤，不與世事，性懶求進，力不能推薦豪傑，以此知天下必不治也。待天子臨軒，而朝無休休相臣，當依之旁求，恆不若夾帑之訪問爲易，則積弊已深矣。今姑以節下用人論之，嚴受菴才氣踴躍，欲以死發其狂，令得備一卒，死鋒刃，將百人償其志等死也。而故靳之，使發狂疾，自縊而死。豈閩粵營哨諸弁

猶勝受菴乎？此節下欲成全人材，而反天枉人材者一也。鄧保之一善論說，文人本非吏材，而節下使之爲營務，作府道，卒又不悅而遣之。豈保之先則勝受菴，而後則不若壽山乎？節下欲獎拔人材，而又不鑒別人材者二也。孟辛負氣好奇，其銳敏不多得，節下既賞之矣，而不留之，不調之，欲其自投而後收之。此欲籠絡人材，而卒坐失人材者三也。蔣撫楊督皆以薦起，蔣則廳官，楊乃陰鷲，均不得終席視滌丈所舉之李沈，既不及之，比於毛惲，物論反甚焉。節下徒知文人之非遠器，而不知辯士之非遠模，徒知馬謖之違節度，而不知魏延之非馴擾。此欲別拔人材，而不知遏抑人材之由者四也。委克菴以關中，留壽山于福建，一則非宏通之選，一則爲客氣之尤。節下久與遊而不知是不智也，無以易之，是無賢也。將兵十年，讀書四紀，居百寮之上，受五等之封，不能如周公朝接百賢，亦不如淳于之日進七士，而焦勞于旦暮，目營于四海，恐仍求士而士益裹足耳。閩運自不欲以功名見，視當世要事，若存乎蓬艾之間，既非節下諸公所札調能來，亦非諸公所肯薦自代，有賢無賢，何與人事？特以開節下之勤懇，傷所望之未逢，涉筆及之，聊爲啟子耳。比以桂陽人士，相要修志，偶思節下久未相聞，命兒子錄兵志序一篇，以質有道，不可空寄一文，當作書申敬意之所及，輒復論之。又聞人言，節下頗怪閩運，不以前輩相推，此則重視閩運而自待輕也。今推節下者衆矣，尙須求也附益之乎？如閩運者，尙不怪節下不以賢人見師也。節下久不聞侃侃之言，或亦感區區之意，知我罪我，閩運無與焉，臨啓不勝所懷。

致李中堂

少荃先生中堂閣下：十日從公，備承接逮，授餐下榻，仰費指撝，雖快傾遲，深慚汝濱。家事未了，不獲留依，勃海揚胎，猶憑威寵，到家悠忽，遂已改時，久曠謝牋，當荷鑒念。想安神清暑，佐治延薰，長日蕭嚴，中外禔福，幸甚幸甚。長沙積雨，二使初臨，官士失職，以覲新猷，惜豹岑之不待耳。閩運歸田無宅，舍業而嬉，俟冬初遣嫁第六女後，仍當遊客。

此日獨倚簾閣遺代館而講舍悶熱殆難過夏卑溼之國陽雨溽蒸延望海天彌濤清福臨磨不勝區區企禱之懷
少荃先生中堂閣下自奉丙舍來書後久未貢牋風波震驚獨當危域赤舄几几隱若長城既非侯嬴之所能佐
又非馮煥之所能安東望海雲屏營而已國是未定論帥無人幸劉軍猶一交鋒他日必不潰敗蓋整軍經武幾二
十年乃得此效非老於兵者不能也二張之比塞陸殆猶不及乃昔則望風而謀奔潰今得成列而抗顏行事半功
倍誰之力與今或遂以爲口舌之功或又責其言行相踐皆扣槃捫燭之談耳側聞明公猶持老謀不輕言戰此則
趙充國之所以報主葛丞相之欲制東行名臣純忠固宜如此策士觀變竊有請焉今言戰者未必戰言和者未能
和詩曰「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又曰「巧言如流俾躬處休」當官而行臨事無讓盡其分所當爲亦不必排
羣言而申卓見也胡咏芝之嘔氣大曾滌公之嘔氣長公今兼之尙何言哉若有可驅使者比得信往返已無所及
非閩運不來問訊也區區之忱輒因驛問崇勸續得通候爲幸

少荃先生中堂閣下相望寥廓久闕牋記屢聞傳道垂念之意尤爲悚荷明公身繫安危獨當其難古今殆無其
比今年在湘與筠仙論俄事筠仙示與公往復之書閩運比來筠仙云「君所言滿紙浮詞昔嘗謂君於夷務勝李
公今定知不及也蓋以十八條爲不妨許諾在朝唯公一人在野唯閩運一人惜不獲面見證其歸宿耳往在都門
承欲以紅氍毹見傲及今又廿年既不獲作後輩聊復稱知音矣悠悠之論又何足惜然竊有參者公之官宰相
矣其職疆臣也疆臣握兵不可言和而增防二軍果足以犄角耶抑終於備而不用似不如明言除禁撤防坦然相
與以防之終不用則不如不防也今之計在經略南洋悉置領事官收故民之心而壯中國之氣鐵甲火輪游歷海
島既不用戰而可習兵比之機器同文固有實用即較之招商航政規模亦遠此真宰相之事也省防費以供游資
又足以弭釁而示信如此乃真和矣和戎者聖朝之美事古來之通典非如石晉趙宋之和也公宜以規畫南洋自
任而以洋稅專供費用較之鎮衛東門功烈廣狹可坐計而知矣閩運久閉陳軫之口而息阮籍之駕偶因釋公要

爲蜀遊，荏苒遂二年。方事之亟，不敢通書左右；今歲暮海凍，休役之時，恐此頌揚之言，不登米湯之簞。謹因北風，恭叩興居，敬賀年喜，手奏不莊。

唁二李

筱泉尙書少荃中堂廬次：昨聞鈔報，驚奉太夫人不諱，遠惟孝慕，側息旁皇，全福隆名，耆年榮祿，凡在海內，莫不欽瞻聖主自有慰詞，非愚賤所復能譬勸也。唯四方觀禮，敬乃勝哀，勉率諸郎，以副喁望。闔運自去秋喪其次子，一家之學，無可復傳。臘日還家，閉門守靜，祇以卜宅未就，不獲扶服躬詣轍帷。謹上挽詞一聯，恭述先德，不罄頌贊；貴賁微忱，區區之懷，當荷鑒照。敬慰巨孝，伏維將禮勝喪，臨啓懸遲。

致易藩臺

笏山仁兄同年侍者：自別三載，竟絕音問，亦不知手版呈書，苦樂如何。聞運時一來城，唯見門前白馬，壯健猶昔耳。鄰居戴蓉軒秀才去年物故，妻子無以自存，屈指時賢，唯高義必加存恤。屬陳母令闔運必致其意，戴氏所望於君者，不至甚賒，而煩我一通書，有以知拙書之賤，銀錢之貴也。乞飭賢子酌送若干，戴氏幸甚。秋深，惟起居自珍，不宣。

笏山仁兄同年先生節下：貴署三節，向有致送敵院酒脯米燭人事，有交情者，增以加羞珍異。闔運受公儀而辭私贈，自有書院以來，未之有改也。節下既嘉貺渺然，乞訪查舊例，或新政刪除之故，以釋羣儒之議，謹以奉聞。

昨諫設醴，遂承補餽，足徵虛懷待士之雅，感荷感荷。唯禮節制過時不補，祭居三重，無反於初，况於投贈，而可索得乎？家父求車，見譏聖史，所以前告者，懼代者遂去餼羊耳。謹仍使返璧，若至年間，彼此不去者，自可拜領嘉惠也。